

白虎

商 璧 著

考释

YUEFENGKAOSHI



粤风考释

广西民族出版社

粤风考释

商 璧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路)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28 印张:7·43 180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50册

书号:10138·68 定价:1.20元

《粤风考释》序

《粤风》，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文献里，是一部稀有的书。它刊行于清代中期（如果从它所依据的蓝本算起，那就更早了），其所以值得重视，主要并不在于它的行世较早，而是在于它的内容。它不仅是一部采辑自民间口头的歌谣集，而且大都是采自那些兄弟民族民间男女诗人口中的情真艺秀的情歌集。我国文艺史上，采集整理歌谣，并把它改为书面文学形式的活动，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此后，长时期中，这种工作仍不同程度地继续着。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比较大的变化（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上，萌长了资本主义的因素），促使当时部分学者，以比较清醒的头脑，去观察评价民间歌谣、小调和谜语等，并努力从民间口头辑录这种野生的文艺作品。如明末冯梦龙的《山歌》、《黄山谜》、《笑府》就是显著的例子。但是，更进一步注意辑录少数民族歌谣而且主要是情歌的，应推清初学者们所编的《粤风续九》（《粤风》的前身）。怪不得自负为民间文艺知音人的顾颉刚先生，当他在《函海》里见到这部奇书时，不禁要大为惊异和赞叹了。

不用夸张地说，《粤风》，这部我国歌谣史（扩大一点是民间文艺科学史）上开荒性质的著作，实可视为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学术成果。

说到《粤风》，不免引起了我对青年时代活动难忘的回忆。大约是在二十年代中期吧，那正是我对民间文艺热情开始高涨的时期。有一天，我偶然在《小说月报》上读到顾颉刚先生的一则读书笔记，那是以新的眼光介绍这部中国文献里的奇书的。这虽是一段并不怎么醒目的补白文字，却大大唤起了我的学问兴趣，我决心要去找寻这种学术上的“金羊毛”。不久，我到了岭南大学，在那里，居然见到了这部奇书，喜悦之余，立意要使它成为我们时代的流通书物，这既可给我们所从事的民间文艺学活动增添些声色，又有利于读书界的扩大学术视野。于是，年青人说干就干，我先把集子中容易或比较容易看得懂的粤歌、谣歌等部分，标点和稍加注释，成为一个新本，仍用《粤风》的名称。稍后，由顾先生作序并介绍在北京朴社出版。另外的俚歌、壮歌部分，因为必须翻译才能看懂，我就和那时正在岭南大学附中教国文课的刘乾初同志（他后来回山东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终于不幸牺牲了！）共同用国语翻译成无韵新诗。1927年夏，作为中大民俗学会丛书之一，在广州刊行。

这种整理和翻译的工作，在当时勉强可以说是尽了自己力量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似乎只有一点学术史的意义了。从那以后，我欣喜地看到，学界的同志们曾一再地谈论研究这本书。前两年，当广西桂平的农民业余民间文艺爱好者刘梦珍同志（壮族）向当地老乡介绍这部书时，群众对这些祖传情歌所表

现出的挚爱，也给了我难忘的印象。特别是今天，当我看到这份由两位壮族青年民间文艺工作者所编著的《粤风考释》本的清样时，就更是心中充满了喜悦。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整理、研究、推广工作的新开展，正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抚今思昔，我又不禁感慨万分！时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学术工作也在不断地长进，当今对这本歌谣集所作的新的整理和探索，实在是二十年代的我们当时所难以想象的。这岂止是这本奇书的好运而已？

这部考释本的编著者陈多、莫非同志，是广西土生土长的两位壮族青年，他们对文学和民间文学有一定的素养，莫非还懂得壮族的民族语言。在进行考释的过程中，又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查、探索，才写成此稿。书稿中，他们用文艺学、语言学（方言学）、民族志和民族史等知识，对《粤风》中各部分歌词，分别作了阐发、注释、拟音和翻译等不同方法的处理，使那些本来不容易了解的许多语词和难于体味的种种情趣，现在大都可以理解了。有些阐释，还可启发我们鉴赏的情思。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了前人的工作成果，作出了新的成绩，使我国现代歌谣学的园地里，又多了一盆芳丽的新花。

自然，“《粤风》虽然只是一部分量不大、问世时代也不算很古的歌谣集，但要对它进行一种具有高度水平的科学整理和文学解释，却并不是简单的事。从事这种工作，除需具有歌谣学、歌谣史和一般文艺学

的素养外，还需具备语言学、语言史、民族学（包括民族史）、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等的知识，并要善于应用。本书编著者，虽对这一系列学问的某些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由于工作难度大，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很理想的成就，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书中对于粤歌的解释或对其它部分的注释、翻译等，似乎都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从严格的学术角度看，这些当然是一种瑕疵。但是，从本书的全部成果说，却是“瑕”不掩“瑜”的，或者说，只不过是“白璧微瑕”罢了。我想，以编著者的学识和认真态度，再经历一定的时间和奋力，是能使它成为完璧的吧。

编著者一再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序，这回又寄来了清样，为了表示心中的高兴和酬答他们的好意，我在右手活动不方便的情况下，勉强写了上面那些话。我希望这书出版后，能够使读者在知识上得到补益，心情上获得愉快，这是学术工作者所期待的一种高贵的酬报。

钟敬文

1984年晚秋 序于北京

粤风序^①

绵州 李调元

百粤軫翼楚分，虽僻处南陲，然而江山所钟，流风所激，多有仿屈宋遗风，拾其芳草者焉。第战国以前，弗与中国通。秦始皇并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其时者仅编户之民耳，而雕题凿齿之伦负固者犹故也。浔州介两粤之间，其居民之外，惟徭人服化最早。至僮人之出，自元至正始也。俚人之戍，自明宏治始也。当其闭迹崦岩，老死与民不相往来，似尚不知有秦者，其不变化于今之流俗可知也。歌始刘三妹，见于孙芳桂传。其事颇诞，存而不论可也。余尝两至粤矣，浔江俗尚摸鱼歌，闻而绎之，曰，此风之余也。适友人以吴淇伯所辑粤歌四种见投，其词粤而古，益信深山穷谷之中，抱瑾握瑜之余波犹在也。遂总勒四卷，解释其词，颜曰粤风。古人云，骚者楚风之余也，粤近于楚，而楚无风，风者可以补三百篇之遗乎。

①《粤风》的版本至今考见的有：李调元自己刻印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四十七年（1782）之间的《函海》本，已失传；嘉庆十四年（1809）其弟李鼎元重新

校印的《函海》本，中有失缺；道光五年（1825）其子李朝夔重修补刻，使其“复为完璧”的朴刊《函海》本；光绪七——八年（1881—1882）钟登甲乐道斋刊的《函海》本；一九二七年钟敬文重新整理的补社刊行本；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初编》本；一九五六年蒲泉、群明编的《明清民歌选》本。其中只有道光五年本可见此《粤风序》。

《桂苑书林》丛书出版说明

根据党中央有关整理古籍的指示精神，我社深感对于有关广西的古籍或资料，加以整理出版，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决定出版《桂苑书林》丛书，把有关广西的诗、文、史、地、科技、社会、民族、人物的古籍或资料，分别整理，或校点，或校注，或校补，或选注，或辑录，陆续出版，借以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供读者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对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当有所裨益。本丛书以古籍为主，亦将适当采择一些新著。计划自1983年开始，陆续出书，争取在五年内出版四、五十种。

承莫乃群同志担任主编并组成编辑委员会，大力支持我社出版这套丛书，谨致衷心的感谢。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苑书林》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莫乃群

委员 黄振中 黄盛陆 黄半文

梁超然 唐崇锦 吕孟禧

目 次

《粤风考释》序……………钟敬文(1)

粤风序……………李调元(1)

粤歌通论……………(1)

瑶歌译注……………(54)

俚歌的壮语拟音及汉译……………(74)

僮歌的壮语拟音及汉译……………(136)

《粤风续九》与《粤风》研究三题……陈子艾(158)

关于《粤风》俚、僮歌的文字

……………〔日〕西胁隆夫著 商璧译(183)

关于《粤风续九》与《粤风》研究的主要

论著索引……………商璧辑(202)

自跋……………(204)

粤 歌^①

睢阳修和 原辑^②

蝴蝶思花^③

思想妹，
蝴蝶思花也为花。
蝴蝶思花不思草，
兄思情妹不思家。

①粤，据《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存目》载：“《粤风续九》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国朝吴洪编。洪为浔州推官时，杂采其土人歌谣，又附瑶、僮、壮歌数种，汇为一编。其云续九者，屈原有九章九歌，拟以此续之也。前有洪自序。卷首有孙芳桂撰刘三妹传，云是始造歌者。其说荒怪，不足信也。”知“粤”即与“瑶、僮、壮”相对的“土人”。又《桂平县志·风俗》言语条云：“桂平虽僻壤而古语流行甚多，苟以声音转变之例求之，则言而无文者殊鲜，……如女子之美者曰媼；看曰睇；以罪恶酬驾于人曰赖……”知“粤”还有语言的界线，即以广州话为代表的汉语方言之一——粤语。“粤歌”，即浔府州（今桂平、平南、武宣、贵县及邻近）的粤语歌谣。

②据陆次云著《峒溪纤志志余》载：“溪峒歌谣数种约数百篇，兹各取其一二，以概其余。次云得之王大司成阮亭先生者。先生题其端曰：余闻粤西壮瑶之俗，以歌自择匹偶，然

不知其歌词为何等语也。顷宋牧仲郎中贻《粤风续九》一卷，凡粤西及瑶、壮、瑶人之歌悉备。……此书为浔州司理睢阳吴湛（淇字之误——笔者）冉渠所辑，其云修和惟克甫者，托名子虚也。”又李调元《粤风·自序》云：“余尝两至粤矣，浔江俗尚摸鱼歌，闻而绎之，……适友人以吴淇伯所辑粤歌四种见投，……遂总勒四卷，解释其词，颜曰粤风。”知“修和”是吴淇的托名，《粤风续九》编成后一个多世纪，四川才子李调元才以此为基础，增辑“摸鱼歌”等，编成《粤风》，故说吴淇“原辑”。

③据民族语言学资料所证，清浔州府辖地主要的语言为汉语（粤语方言）、壮语（属北部方言来宾土语区，包括“俚”语）、瑶语（勉语系统）。“粤歌”，从音韵看，约一半并没有用粤语（广西境内称“白话”）唱，而用西南官话唱，这个现象带来三个问题：操粤语的汉族以汉文记录汉歌自不必疑。桂东南、桂北的壮族唱西南官话歌也相当普遍。且程大璋总纂的《桂平县志·例言》谓：“在汉而有养备对策……。”“学校选举之在明代者则灼然可考。”宋陈藻过桂平诗云：“岭南大半尚鸿荒，城壁空坚草莽长，忽到浔洲江上饮，嘉他风物近吾乡。”又《桂平县志·风俗》谓：“桂平虽僻壤而古语流行甚多……”知《粤风》产地极早就融化着汉文化，语言的交流、影响更为深远。汉、壮、瑶均通西南官话并凭借以交融异民族间的思想。而且“贵县于秦曰桂林郡……开化最早，置郡以还，苗蛮远迹，人稀地广，汉族来居，互通婚姻……”（《贵县志·社会》）那么西南官话的“粤歌”有否壮、瑶人民创造的部分，即应存疑；应当考虑到歌谣属于其民族文学史上的一种语言，从某些方面看，相当于汉民族古典诗歌的语言，只不过汉民族的古典诗歌，不象少数民族特别是与汉民族错落相处的民族歌谣那样，大量借用外来语罢了。“粤歌”构词与同时代的中原汉民歌颇有异处；“思

想——妹”，“也为——花”，较简单的动、宾词并列，以求一种古朴的修辞效果。“思”、“花”频频出现，其落韵位置与壮族勒脚歌“×××××××，×××××××，×××××××，×××××××……”[△][△][△]的韵脚位置竞相投合，[△][△]比兴的诗意间又有一种“顶真”[△]的修饰趣味。它与壮族民歌的艺术有否联系？其次便是“粤歌”本身有否历史、地理、语言诸方面的民族印记？这首歌仅见“不”字，如用粤语唱，则需就义改音。综此，只能判断这首歌为汉语（亦可用粤语唱）歌，尚难确定族属。

相 思 曲^①

妹相思，
不作风流到几时。
只见风吹花落地，
不见风吹花上枝。

①乐嗣炳《“粤风”之地理考察》谓：“桂平北乡及其邻境，据《择要》所载有相思江、相思塘、相思山，《粤风》十见‘相思’，当以‘相思江’影响最多：‘县西四十里。春夏水涨，小舟可至冲塘诸村。在桂平平南之界’（《平南县志·山川门》）；‘路东六十五里。源出平南县麒麟山，自官塘堡分港而入，直通朋化内摇，流入浔江。（《桂平县志·山川门》）；‘思照山，在县南，又名相思山’。（《武宣县志·山川门》）”。据此即断定《粤风》歌非客家，歌的产地非粤东。（见上海1936年《文学》第二卷，第六期）疑此论有偏颇，“相思”一词不独见于浔州山、水称谓，“台湾相思树”（*Acacia confusa*），包括具有红色种子的树种如“红豆树”、“海

红豆”等遍生于台湾、福建中部以南和广东、广西的丘陵平原酸性土上。清乾隆镇安府赵翼咏壮族歌圩诗亦有：“曲调多云红豆思”句。以红豆寓爱情、友情，南方古今诗、文、歌谣皆有之。从音韵看，除“不”字念粤语时需就义改音，粤语、西南官话均可唱出韵味。“相思曲”除痛惜相恋的光阴，极尽相思的忧怨，有别于前、后标题的添一“曲”字，想是对天然韵致的倍加推崇。前面对“粤歌”的族属存疑，这里还有一段重要的例证：《平南县志·特种民族习尚》载：“僮人勤谨，畏见官司。其居处服食，亦均与汉民同……。在数十年前犹有所谓浪荡者，其场日皆有定期，每年正月内必往各村中之庙宇附近空阔处所，男女聚会，攒簇成堆，唱歌互答。或以钗钏巾悦槟榔等物相遗赠，谓之认同年。盖壮以春时踏歌野次相配偶，犹今所谓社交也。县志载明代潯州僮女相思曲二首云：‘妹相思，不作风流待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不见风吹花上枝。’‘妹相思，蜘蛛结网恨无丝，花不年年常在树，娘不年年伴女儿’。又载浪荡问答歌二首云：‘东村飞飞蝴蝶儿，西村摇摇新花枝，蝶儿采花甜在口，甜到心头哪个知？’‘不是开花是落花，随风飘荡归无家，年年花开又花落，不见同心空见花’。《贵县志·歌谣》谓刘三妹传说“虽近于神话，而刘三妹善歌似可征信，其歌词见《池北偶谈》及府志，歌云：‘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哪见风吹花上枝？’‘妹相思，妹有真心哥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尽是真丝（按：三江口距西山二十余里属水北里）。’”

旧 日 藕^①

旧日藕，

罗带穿钱旧日铜。^②

妹是旧人讲旧话，③ 新人讲话不相同。④

①民间歌本一般只有标志歌谣题材、题旨等有关内容的题目，如以恋情增进为次序：相见歌、根底歌、分手歌、盼望歌……（如广西南部歌本）这种歌名显然是借用汉语的辞句；以习俗种类为次序：十二月花歌、襟带歌、槟榔歌……（如广西南部歌本）这种歌名可能为少数民族歌名的直译；以歌唱习俗为次序：吟旻（日歌）、吟痕（夜歌）、吟散（席歌）。这种歌名是壮民族歌名译音……罕见单首歌谣的标题。故《旧日稿》虽取比兴的它物名词为歌名，仍为辑录的文人所加。考此种起句形式的来源，恐怕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斗智的需要。《贵县志·歌谣》叙《图书集成·职方典》浔州府志部艺文二之五，张尔翮撰《刘三妹歌仙传》云：“……偶指一物索歌，顷刻立就不失音律，爰是数百里之能歌者莫不闻风而来迭为唱和，或一日，或二日，即罄腹结舌而走。……张伟望…登门叩访礼尊宾主言谈举止皆以歌为节……”不独成群结伙的诵唱有定本的叙事、抒情长歌，三声、双声对唱有内容程序的歌调，也有男女独对竞唱，而且形成“盘歌”这种即兴对唱的特异形式。“偶指一物索歌，顷刻立就…”，最轻巧的莫过于沿用一种固定的起句，赢得想象、结构、措词的时间，独运匠心，或甲乙拈连，或顶真潜接，动之以情；或婉转隐喻，或谐音双关，晓之以趣；或曲折借喻，或反语映衬，谏之以讽……如“女唱：真是死，一日加病两三分。床头有只金戒指，给兄再去恋他人。男唱：没好死，死了你兄甚艰难。愿请茆山（茆山：著名之男巫）来调鬼，担钱赎罪妹翻魂。”……“天亮了，东边阵阵起红丝；天边红丝阵阵起，人想不离天要离。………实